

丁贊亭

· 創作體集 ·

· 吳強執筆 ·



· 出版店書畫翰 ·

戲劇叢書之五：

丁贊亭

徐平羽
林果
吳于
强畊
集體創作



創作者：徐平羽 于 畊

林果 吳强

出版者：韜奮書店

如皋城內大治巷

• 有版權 •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四月出版



第一幕

時間：一九四一年春天的一個夜晚。

地點：蘇北東台縣東邊的丁家墩。

人物：丁贊亭，太太，小太太，小翠玉，周老二，丁德夫，丁士奎，侯寶富。

佈景：舞台正面偏左，是通到丁贊亭前廳臥室的雙扇子門，門上貼着一副半新的紅對聯，上面寫着「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如果通過臥室向右轉，一直可到後院，（觀眾是看不見的）小門向右沿的牆壁前面，放着一對烏木椅和茶几。舞台右邊的沿壁是一隻長條几，几上放着一架古老的座鐘，二個長瓷筒和石板鏡子等。條几前面是一張漆黑透亮的八仙桌子，桌上放着一盞煤油燈，二旁各有一張小方幾，舞台左前方是一個通到前院的門，出了門走到前院就可以走出大門。舞台左前方的門邊有一張籐睡椅子，是專門爲主人丁贊亭預備的。舞台正面是板壁，右邊是石灰粉的磚牆，而左邊却是一排雕琢玲瓏的屏風，正面和右面的牆壁上，掛着一些山水畫和名家書法，正面一聯是「赤胆丹心真猛士，熱腸冷眼大英

雄。」右壁一聯是「春風放胆來梳柳，夜雨瞋人去潤花。」此外的陳設還有一些茶煙用具，痰盂筆硯之類。

——開幕時場上無人，燈光明亮，座鐘正指着八點五十分。外邊有了士奎和小翠玉的吵鬧聲。

小翠玉：（從外邊叫着跑進來，她是十八歲的女孩子，穿着魚白色的短褂褲，上下打扮得乾乾淨淨）「幹什麼？不要鬼鬧！」

丁士奎：（跟着小翠玉跑進來，他穿着一件黑色的夾袍子，單皮底的貢呢鞋，衣袖子是捲起來的，耳朵上夾着一支香煙，他的眉毛粗大，眼睛突出，兩頰長起了不少鬍鬚，他伸手去抓小翠玉）「你還朝那兒跑？」

小翠玉：（掙開了他，惱怒地）「再鬼鬧，我就去告訴太太來咒你一頓。」

丁士奎：你的小嘴巴再會搬弄是非，我也不在乎。祇有小太太才怕你的後台老板哪。（陰笑）

小翠玉：（吵起來了）「什麼前台老板後台老板？你說誰是我的後台老板呢？我仗着後台老板欺侮你的嗎？」

丁士奎：（厚顏強笑地）「你看，你看那個利害樣子，你的後台老板是大太太呀，大太太很歡喜你呀！」（貼近她）

小翠玉：（避開他）「丁士奎不要鬧吧！老爺跟太太都在後頭，給他們聽見，你要倒霉，我也要倒霉！」

丁士奎：呃，這句話倒像是「人」說的，嘿嘿嘿！我跟你說句真話。

小翠玉：什麼真話？「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來，你有什麼真話說？

丁士奎：我問你，老爺在家不在？

小翠玉：你找他幹什麼？又是錢輸完了，要向老爺要錢上賭場！

丁士奎：說正經話。（神色也很正經地）小翠玉，我找老爺有正經話跟他說，外頭有很多謠言，風言風語地說老爺的壞話。

小翠玉：那怕他什麼東西，說壞話就讓他們說去，我們老爺有五六千畝的家產，有那樣大的本領，還怕那些不三不四的人說壞話麼？

丁士奎：你這個小嘴巴說話有道理，有道理，（忽然認真其事的）呃，翠玉呀！外邊不單是說老爺的壞話，還說你的壞話哩！

小翠玉：哼！別放屁！我有什麼壞話給人家說？

丁士奎：（陰陽怪氣地）嘿？說你……跟我……

小翠玉：（向丁士奎的臉上唾了一口）呸！

——丁德夫輕悄悄地走進來站在一旁呆望着。

丁士奎：（一面揩唾沫，一面追了上去）小翠玉，該死的鬼丫頭！

——小翠玉把丁士奎反手一推，跑到後面去了！

丁德夫：（戴着一副老光眼鏡，嘴巴上留着一些稀疏的鬍鬚，穿着一條吊得很高的黑布褲子，藍布的小夾襖，說話很是談諧有味的）士奎！

丁士奎：（忽一抬頭）你這個老傢伙是什麼時候來的？

丁德夫：嘿，嘿，嘿，剛來，剛來！

丁士奎：來幹什麼的？

丁德夫：來看戲的！

丁士奎：看什麼戲？

丁德夫：「小翠玉怒打丁士奎！」

丁士奎：別說鬼話！

丁德夫：別要在我跟前賣關子，對真人不要說假話，你我嘴上不說，心裏有數目就是了！

丁士奎：德夫，你可千萬不要張揚出去，給老爺知道就不得了。

丁德夫：我丁德夫嘴上都長了繭子，你看我是那等不够交情的人麼？你還不相信我麼？

丁士奎：相信，相信！

丁德夫：（伸手過來）來，弄一枝吧！（坐到桌子旁）

丁士奎：（摸出煙來給丁德夫一枝，自己把耳朵上的一枝取下來）

丁德夫：（擦了洋火，先替丁士奎點上，又替自己點上）士奎呀！你在外頭聽到什麼新聞麼？

丁士奎：牛長根回來了，你知道嗎？

丁德夫：什麼時候？是從海門回來的麼？

丁士奎：前天晚上。

丁德夫：農救會長還是他嗎？

丁士奎：那當然還是他了！

丁德夫：他們鬧減租的事情怎麼樣呀！

丁士奎：聽他們的口氣是硬得很，昨天老爺喊他們開過會以後，他們還說非照縣政府的命令減租不可。牛長根說，要是不照減，他就還跟去年一樣，分文不交。那個小子口條大的很，他還說老爺要再「頑固」下去，他們就要到民主政府去請示辦法。

丁德夫：「頑固」？什麼叫做「頑固」？

丁士奎：我他媽的一個扁字也不認得，我曉得什麼叫「頑固」？總之一句話，這二個字不是好意思

丁德夫：其實我看這些傢伙也太不識相了，要照老爺昨天跟他們說的，多少隨便老爺讓一點，也就算有了面子。他們一定要二五減租，我看去年秋季鬧減租，鬧來鬧去，還不是明減暗不減，還不是減了的又送回來？當真新四軍就能在這里住一輩子，保他們的險嗎？我說牛長根這個人聰明一世，糊塗一時，他的根基再大，還能把丁贊亭丁老爺打倒了嗎？

丁士奎：我也是這樣說，當真天下就翻了身麼！

——太太從小門上來

太太：（她穿着一件又肥又大的衣服，大腳筒的褲子，一上場就氣得像一條水牛似的）什麼天下翻了身啦！丁士奎你大模大樣地坐在客廳里幹什麼，誰請你來吃酒席的？

丁士奎：太太你生什麼氣？（軟弱地）就是在這里跟張房先生談談正經事！

太太：正經事？不正經的人還談得出正經的事來麼！

丁士奎：我怎麼不正經？

太太：你還跟我拗嘴，你調弄小翠玉幹什麼的？小翠玉是服侍我的，我來到了家門上十九年，沒

有生兒長女的，小翠玉雖說是個窮人養的，可是我帶大的，跟我自己養的差不多，你在她身上打什麼主意？

丁德夫：太太，少說一句話吧！士奎跟老爺看門守家，保身收賬，催租催糧好幾年，承太太的恩情也是不少……

大太太：德夫，你不曉得這個混蛋從前在保安隊當過老總的，三教九流七十二行他什麼幹不出來？

丁士奎：（厚顏自忖地）噯噯！有丁先生講情還要說？當真就不留一點情面？

大太太：（手指點着他的腦袋）你還要情面啦？這一回我饒了你，丁士奎，你下回再要調弄小翠玉，我可不答應。

丁德夫：少說一句，少說一句，人人有面樹樹有皮，留二分顏色……

大太太：對這個東西就要這樣，留二分顏色給他，他就開起染衣舖子來了。

丁德夫：好，好，話兒就說到這里為止。

大太太：癩蝦蟆想吃天鵝肉。

丁德夫：外面他們農救會正在鬧減租，這一回可不比去年秋天，大太太，我看還是請老爺來商量商量，家里這些小事情少說一句吧！

大太太：讓他們鬧去好了，看他們鬧出個什麼名堂？

——丁贊亭從後面上來。

丁德夫：啊，老爺來了！

丁士奎：老爺在後院吃過點心了嗎？

丁贊亭：（他的頭上戴着一頂毛織的睡帽，精神飽滿，是剛過了鴉片癮的樣子，他穿的是單皮底的緞子鞋，水綠色緞質的小火襖，鈕子沒有全鈕，可以看到里面紅色的毛背心，他手里拿一筒前門煙，一上來就坐到藤睡椅上）唔！（吸了一支煙，丁士奎上去點了火，他向大太太瞥了一眼，冷冷地）你在這裏幹什麼？

大太太：你管我幹什麼？

丁贊亭：我爲什麼不能管？你不在我丁贊亭範圍之下？你看你今年已經四十一歲，還是那樣火氣旺盛！

大太太：（想兇兇不起來，居然給了贊亭的威嚴所逼，把聲音低了下來）說我火氣旺盛，你還沒有看到你那個小心肝的火氣咧！

丁贊亭：你是半斤，她是八兩。

大太太：我能跟人家紅人比麼！（自悲自歎）我們是半斤是老豆腐，人家是八兩人參果子。

丁贊亭：我曉得你那一套又來了！到後面去養養精神吧！

丁德夫：大太太到後面去歇歇吧！

大太太：管我能幹咧，你也去管管你那小婆子！

丁贊亭：她有什麼要我去管？人家不是安份守己嗎？！

大太太：好個安分守己的？恐怕你還蒙在鼓里面咧！

丁贊亭：不要胡說亂道。

大太太：我胡說亂道！（向丁士奎丁德夫）你們出去！

——丁士奎丁德夫向大門下。

大太太：（壓低聲音）我看見好幾回，周老二往她房里跑，一跑進去就是好半天才出來。

丁贊亭：去，去，去，我懶得聽你們這些重言婦語。

大太太：總有一天，我要把他們兩個，網起來給你看看。

丁贊亭：你要真能把他們兩個網起來，我就把他們兩個一齊辦掉！

大太太：就怕你說出做不出！

丁贊亭：你說當真有這麼回事？

大太太：那還會假？

丁贊亭：你不要張揚，讓我慢慢的收拾他們！

大太太：你要再不收拾他們，他們就要收拾你了！（走到門邊，又要回過頭來）做點蓮子湯，你吃

不吃？

丁贊亭：你去做給自已吃吧！

——大太太向小門下。

丁贊亭：丁士奎。

——丁士奎丁德夫上。

——場上沉默片刻。

丁贊亭：丁士奎，出去跑了一天，有什麼頭緒沒有？

丁士奎：牛長根回來了！

丁贊亭：是真的回來了嗎？（又轉而冷淡的）回來怎麼樣？

丁德夫：他們說非照民主政府二五減租不可！

丁贊亭：（強硬地）就不減，他們又怎麼樣？（自誇自豪地）丁贊亭也還有這麼幾十頃海灘田，也還在地方上問過事，我不信他們有多大本領？民國十九年共產黨暴動，又把我怎麼樣？我丁贊亭還不是穩如泰山。

丁德夫：提起民國十九年的暴動，我還記得清清楚楚的，那時候，我只說天下要大變的。後來……
丁贊亭：那時牛長根的老子，不也是個小頭腦麼？後來吃虧的還不是他自己？當時我還勸他不要鬧的，他一定要鬧，後來還不是被縣政府抓去殺掉了腦袋？我不相信牛長根比他的老子還要厲害？

丁士奎：牛長根這個小子……當了農救會長，簡直是橫行一世。

丁贊亭：讓他橫行下去吧！就是共產黨吧，從前是打家劫舍分田地，現在還要跟我們三三制合作，實行統一戰綫，難道牛長根能比共產黨新四軍還要硬碰麼？

丁德夫：老爺，今年鬧減租可不比去年咧。

丁贊亭：今年怎麼樣？

丁德夫：去年減租，好多人卻減了的又送回來，聽了牛長根的話沒有送回來的，也祇是七八家。今年哩，好多人都看牛長根的樣子，因為牛長根沒有把減的租錢和糧送回來，老爺也沒有什麼辦法，一沒有收回他的租田，二沒有叫他吃官司，三沒有動他一根汗毛，所以他們都跟着牛長根他們學，不願再像去年一樣的明減暗不減了。再說，今年鬼子又來掃蕩了一次，

種田人家也的確比去年要苦一些。

丁贊亭：他們苦？我街上的三月舖子不是關掉一月了麼？我還不是一樣的苦。

丁德夫：這話也是的，我看看我們賬面上，的確比去年的開支大，進賬小，一年比一年壞下去。

丁贊亭：士奎，周老二出去還沒有回來嗎？

丁士奎：我剛才看到他在外面河邊上買魚。

丁贊亭：我沒有叫他買魚呀？

丁士奎：（陰腔陽調地）是小太太叫他去買的。

丁贊亭：快去把他喊回來，我要問問他，我叫他辦的事，辦得怎麼樣了？

——丁士奎向外下。

丁德夫：老爺還有什麼吩咐？

丁贊亭：你晚上沒有事把租賬算一算，到倉庫裏查查還有多少糧食，街上二月舖子裏還有多少現款，茶出個清單給我看看，我近兩天打算用一筆錢。

丁德夫：街上舖子裏的掌櫃先生前次跟我說，打算到泰州城去辦一批貨。

丁贊亭：辦貨的走了沒有？

丁德夫：沒有，說明後天就要動身。

丁贊亭：你趕快到街上去跑一趟，要他們千萬不要去，一是我需要留一筆款子有用度，二是近來風聲很緊，（低聲地）今天早晨，特務中隊的趙隊長特地送一封信來，說鬼子近幾天又在調動，東台、海安、耕茶一帶的兵力，恐怕要下來掃蕩。

丁德夫：那我馬上就去。

丁贊亭：不要耽擱，有現款都提到鄉下來。

丁德夫：我就去。（轉身就走）

丁贊亭：德夫你來，你千萬不要出去亂傳，增隊長是我的表兄弟，這個消息是他祕密告訴我的。

丁德夫：這個我知道。

——丁德夫向大門下。

丁贊亭：（一面吸煙，一面聚神思想）

——周老二提着魚籃子上。

周老二：（他穿的是一件藍布大衫，戴的是一頂小氈帽）老爺喊我？

丁贊亭：（看了周老二一眼，沒有答理）

周老二：老爺有什麼事？

丁贊亭：我要你辦的事，辦得怎樣了？

周老二：辦好了。

丁贊亭：講給我聽聽看。

周老二：牛長根是前天晚上回來的，住在鮑老爹家裏，前番我去，看到他們有二十三十個人在開什麼

農救會理事會。

丁贊亭：會上講的什麼？

周老二：還是王四疤子偷偷告訴我的，說會上討論三件事，第一件是組織自衛隊，放哨盤查捉漢奸

，第二件事是減租，他們說今年大家都要齊心團結，不准明減暗不減，要那一個不按章程辦事，就一定得受罰。

丁贊亭：喔，第三件呢？

周老二：第三件是準備什麼……反掃蕩，打鬼子。

丁贊亭：唔，要齊心團結……唔，還有什麼？

周老二：就是這些。

丁贊亭：周老二，你在我家幹了幾年？

周老二：（想一想）七年，八年。現在是四月，再過二個月整整的八年。

丁贊亭：我對你怎麼樣？

周老二：對我很好。

丁贊亭：真的很好？對得起對不起你？

周老二：老爺這是那裏說起？我在丁家府上承蒙大恩小惠不知多少，要不是老爺瞧得起我，給我穿

、吃、用，我早就沒有命了！

丁贊亭：這是你心裏的話嗎？

周老二：的確確是心裏話。

丁贊亭：周老二，你再想想，你對得起我對不起我？

周老二：（忽然一楞，神情有些不安）老爺，你這是什麼意思？

丁贊亭：我說你有點對不起我。

周老二：（更加不安起來）只要老爺要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我從來沒有推辭過。

丁贊亭：我叫你去死，你也能去死麼？

周老二：只要我能做到。

丁贊亭：怕不一定吧！

周老二：老爺，什麼事情請吩咐好了！

丁贊亭：那麼……周老二，我托你一件事情……（看看周老二，又拍拍頭，不大信任似地）算了罷

周老二：老爺，你說好了！

丁贊亭：周老二，假如有人給你錢，叫你來殺我，你殺不殺？

周老二：老爺怎麼說出這樣的話？我還能那樣的黑良心？

丁贊亭：（眼睛釘住周老二身上打量）你怕死不怕死？

周老二：這個……老爺是什麼意思？

丁贊亭：我有句心裏的話想告訴你。

周老二：老爺請你說吧！

丁贊亭：告訴你，你也辦不到……算了罷！

周老二：老爺，你疑心我？

丁贊亭：我不是疑心你，說起來你還不大曉得，民國十九年，牛長根的老子參加暴動，是我把他送到官裏去辦掉的。

周老二：唔。

丁贊亭：只是我的心腸太好了，那時候我本想斬草除根，可憐牛長根才是十來歲的小孩子，就留了他一條性命。……誰想他今天羽毛豐滿，長大成人了，又想造反，打算在我頭上來開刀，……他領着頭減租，從去年秋天鬧到今年春天，眼看麥子長高了，快到收割的時候，他鬧也鬧得越發厲害。……我要你托人去跟他談談，叫他不要鬧，他是怎麼說的？

周老二：他說減租是大家的事，就給他一千塊錢，他也還是耍減的！

丁贊亭：你看，你看這個小子的口氣多大，你還說他是老實人，我本打算送他三百五百，替他蓋一間房子，叫他不要當農救會長，帶頭跟我鬧事，他一定不肯，一定要跟我鬧下去，這不是故意與我爲難，朝我的刀口上碰麼？你可聽說，牛長根娶在我的頭上替他老子報仇？

周老二：我沒有聽到。

丁贊亭：我叫人去找他三次他不來，他說怕我對付他，新四軍共產黨民主政府我丁贊亭跟他們統一戰綫，不好意思去對付，難道對付這麼個小小的牛長根還沒有力量嗎？

周老二：這件事情，能不能想法子從長計議？

丁贊亭：從長計議？從長計議跟牛長根不能從長計議，我給他田種，收他的租錢，是他自己願意種的，不是我強迫他種的……我問你，周老二你能不能把牛長根……

周老二：（驚訝地）把牛長根怎麼樣？

丁贊亭：（恐怕周老二靠不住，搪塞地）沒有怎麼樣，……你去吧！

周老二：（遲難地呆望着）